

太平御覽





兵部

請戰

突圍

水戰

拒守

挑戰

追奔

掩襲

危急

決戰

乘勢

攻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一

兵部四十二

請戰

挑戰

決戰上

請戰

左傳曰帥師以來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矣

又曰晉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

又曰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說慝

之口

又曰晉侯逆秦使韓簡視師

韓簡晉大夫  
韓萬之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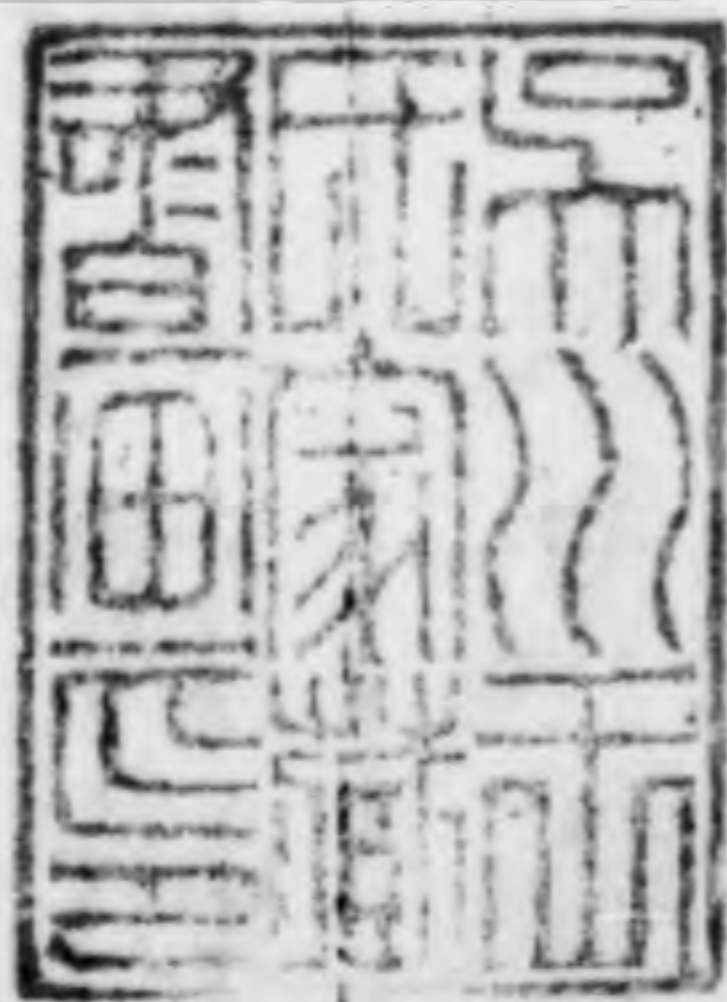
復曰少々于我

聞士倍于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

請奔梁  
求請也

入用其寵

為秦所納 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





奮倍猶未也公曰一逐不可徂况國乎則使也我避秦遂  
使秦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利也君若不還無  
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懼之人而未定  
列猶吾憂也苟列定也敢不承命

又曰子玉使閼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勸之  
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栾枝對曰煩夫子謂二三子戒尔  
車乘敬尔軍事誥朝將見

穀梁曰請一戰不克請再、不克請四、不克請五、不  
克舉國而授于是而與之盟

史記楚世家曰六年秦使白起代韓于伊闕大勝斬首三  
十四萬秦乃與楚王書曰秦倍秦、且率諸侯伐爭一旦

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與秦平  
後漢書王霸傳曰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

挑戰

孫子曰忿速可侮急疾之人可忿怒而主不可以怒而具

軍不可以愠而致戰合于利而用不合于而止人主聚眾

以理勝負之計不可以愠志之故而合戰也怒而可以復善而可

以復悅國亡不可以復生主怒與伐人無素則明計則破

所傷殺必言怒愠復可以悅喜言亡國不故曰明主慎之

良將倣之此安危之道也也倣戒左傳曰趙旃求鄉未得且

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諸請挑戰弗請許召盟許之

左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



致師者御摩于摩壘而還于靡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鞍而還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折戟耳也執俘而還皆行所聞而復晉人遂之左右角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矣靡與于前射

麋鹿龜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欲擊何

如起曰令賤而勇者將而擊銳交河而北告而勿罰觀敵

進取以來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

若其眾追北旗幟雜亂自止自行或縱或橫貪利務得九

若此類將令不行

史記曰吳世家曰夏吳伐越王句踐迎擊之雋李賈逵曰越

地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無師自頸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吳師

覲之因伐吳敗之姑蘇

又漢曰王項羽與臨廣武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自挑

戰漢王數項羽十罪大怒復弩射中王胷漢王捫足曰虜

中吾指

又曰王翦伐李信擊刑兵數挑戰終不出久之翦使人

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拒剪田士可用矣

漢書曰項羽使人與漢王曰天下匈以吾兩人愿與王

挑戰决雌雄無徒罷天下父子為漢王笑謝曰吾寧聞智

不聞力羽令壯士出挑戰三合樓煩輒謝殺之羽大怒自

披甲悼戰樓煩欲射羽嗔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



走还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問之乃羽漢王大驚

又曰楚漢相持彭城救絕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所曹  
答曰謹守城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  
日必誅彭城定梁地漢果救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  
六日曹答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尽得楚國貨路  
曹答自刎水上

後漢書曰張堪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  
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余七  
日粮食具舡欲遁去堪問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  
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果自出戰死城下

又曰王伯討蘇茂賊聚眾挑賊霸堅不出方享士卒倡樂

茂兩射营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

破令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粮食不足故救挑

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令閑营休士所謂不戰而

屈人之兵善也善者也茂既不得戰乃引还官

又曰董憲叛馬成拜楊武發會將軍稽丹陽九江六安四

郡兵擊憲進圍憲于野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救挑戰堅

壁不出乎之歲餘至六年春成中食尽乃攻之遂屠舒斬

憲

魏志曰公西征馬超進軍渡渭超等救挑戰不許公乃剋

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騎夾擊大夫破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遇司馬宣王因挑戰致中烟婦人



之飭以怒宣王

魏畧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于山頽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呼我黃鬚兒來令擊之乃召曹彰晨夜進追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姚襄據黃洛前秦胡堅遣將符黃眉鄧羗等率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于虛發襄頗為晉將桓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役也襄信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駟鼓行且堅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以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羗追騎三千軍于襄壘果怒奔銳出戰羗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至千三原羗回騎拒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尽俘其

宋書曰沈攸之反自江東率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

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足攻

宋郢州江夏郡

遣人告郢州守

將柳世崇曰彼太后今當薨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崇荅曰東下之師久承声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崇遣軍于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今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崇隨宜拒應衆皆披邪攸之軍因之敗潰

隋書曰陳茂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甚衆盛高祖將戰茂固止不得因捉為鞍高祖忿之拔劍斬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

又曰竇荣定之擊突厥也史萬歲詣轅門請自郊荣定素



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俱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

唐書曰高祖起師次霍邑隋將宋先生拒之上謂諸將曰先生若嬰城自守當即攻之主客勢懸卒難致力其計若何太宗進曰先生勇而無謀請以輕兵挑之必出戰則成擒矣從之太宗以數騎詣其城下牽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果怒開門出兵太宗馳曰高祖曰事諧矣高祖因請隴西公建城曰汝看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趨東門命太宗引右軍直趨南門以斷其歸路先生之軍葦城而陣高祖

以中軍與建城合陣于城東太宗及柴紹陣于陣南老生麾兵疾起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咸却太宗自南原遙見塵起如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于陣後表裏齊譟響若崩山隋師大貴各舍杖而走懸門發老生不得入城乃弃馬投甲士斬之致其首于麾下流血數里僵死屍相枕四面乘勝進薄其城時無攻具士卒緣稍而上一時攀堞無敢當者遂平霍邑撫其余衆而用之

又曰社伏威既敗隋師煬帝又遣將軍陳稜討之稜不取戰伏威知其怯懦因遣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稜果大怒恚衆而至伏威逆拒殺數千人稜僅以身免



又曰竇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數百騎出武牢關二十餘里以挑之往、說伏比至賊見我而旋是其上計乘險逐我是其下策賊初見騎少疑為斥候太宗謂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一兵六十騎并援槍而至從者咸失色太宗謂之曰尔但前去我自斃後于是按轡行賊至引射之斃一將賊惧而止、而復來如再三每來必斃則乃不敢復逼太宗且挑且還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將因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決戰上

六韜曰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敵人圍我斷我絕糧吾欲徐以為陣以敗為勝柰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困兵

也暴用則勝徐用之則敗可為西冲陣以驍騎驚其親君左軍疾左右軍疾右中軍迭前迭後往敵之空吾軍疾擊鼓而當之

又曰敵踈其陣又遠其後挑我流矢以弱我弓弩榮我士卒為之柰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騎獵其左右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小擊衆避之于易要之于險避之以昼取之以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

左傳曰晉師伐齊陳于莘所臻切晉解張御克却鄭立緩為右及邾戰克傷于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中將軍自執其鼓吹雖傷而擊



鼓不曰余病也張侯曰自矢合而始貫于手及肘余折以

御左輪朱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

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張曰師之耳

自在吾其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殺之可以集事殺鎮也

若之何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其死也擐貫即

患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并畢右援抱而鼓馬逸

不能止師從之音師從齊師敗績

又曰齊侯伐晉夷陵敵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

齊人也室曰此役也不死反必聚于高國高氏國民齊貴

有功也取鄉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既入城儀夷人服

下也雷齊侯克儀夷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危五給

家不乃得其尸公三槌之槌衣也北狄加與之屏軒直蓋

屏蓋卿車直親權之三齊侯自推喪

國語曰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賔而杞梁華州獨不

與焉故婦而不食其食曰汝之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

乘孰不汝笑也而生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兵尽汝下

也趣食乃行杞梁同舟車侍于莊公而行至營人逆之杞

梁華舟下聞獲甲首三莊公止之曰予止與子同齊國杞

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君而梁舟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

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

國之利非吾所之也遂遠閉懷陷陣三軍不敢當

戰國策曰齊上將田單率師將攻敵魯仲連子曰將軍攻



狄必不能下矣。單曰：單以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柱，婦單乃惧。問仲連子對曰：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即織簣，立即杖挿，為士卒唱。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是言莫不染泣奮背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之時，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室，足以樂生而惡死，此以不勝也。田單明日結髮勵氣，立于矢石間，引抱而鼓之，狄人乃下。

漢書曰：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荷戟駢不測之吾軍，破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也。非有大惡事，坏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之。

漢書曰：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尋、王邑來討，兵號百萬，先至昆陽已十萬，圍數重。時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伴隨其書，尋邑得其書，不喜。諸將既經屢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戰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冲其中堅，尋陣邑亂，乘勢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戰，震呼動天。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

又曰：郟令馮魴力戰死，對曰：此健令。

又曰：吳漢率兵圍蘇茂，而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將，輕巡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眾心惧矣。漢乃愕然，裹瘡而起，推牛享士，軍中曰：賊眾



雖多皆劫掠郡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杖節義者也  
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明日  
建茂出兵圍漢選四部精兵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  
潰還奔城漢長驅追擊大破之

李陵答蘇武書曰昔先帝援陵步卒五千卒征絕城五失  
道陵獨遇戰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  
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

司馬彪報任少卿書曰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淺  
戎馬之地足歷王見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億萬之師與單  
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遇當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二

兵部四十三

決戰中

後漢書曰賈復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傷瘡甚光武  
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果然失吾名  
將聞其婦在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  
其憂妻子也復病甚尋愈追光武于薊相見甚歡

又曰鉞期從擊王郎將兒劉宏奉于鉅鹿下

陷陣手殺五十餘人披瘡中額攝憤復戰

又曰祭遵與景丹諸將南擊弘農厭新栢華蠻中賊

栢華弩中遵口洞出血流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

兒五期先登  
猶也

東現  
史記



士卒戰皆自倍還大破之

又曰帝在魯聞耿弇為張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閑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安擊牛醢酒以待百反欲以賊虜遺君父爺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

又曰岑彭征公孫述乃令軍中募攻浮橋者先登者上賞于是偏將軍曾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舡逆流而上直冲浮橋而攢柱鈞而不能去續漢書曰時天泉水其攢柱有反把鈞奇舡不

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急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病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與刘歆等弇死王宮環臺望之臨淄本齊

固所都即齊王宮中有環臺也東環臺視歆等鋒交乃引精兵以橫突步陣

于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絕之左右無知者

又曰袁紹使翅安公攻孫瓚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

鞍息馬唯衛將下強弩十數張大戰士百許人瓚散兵三

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

紹脱兜鍪抵曰大夫文當前聞死而返逃垣墻間耶促死

諸弩竟發多傷瓚騎不知是紹破稍退却會趙義來迎騎

乃散退

又曰鄧禹還長安張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脾

脾背上又轉攻諸營保為流矢所激皆幾至于死

又曰賈復從上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



光武傳紹復曰吏士皆飢可供朝飯復曰先光之然後食  
之耳于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折羽為旌旗所向皆靡  
賦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又曰陳俊字子昭拜強弩將軍所敗皆敗世祖曰戰將尽  
如此豈有憂乎

魏志曰毋兵儉字仲恭有幹策為幽州刺史度遼將軍儉  
以高句驪叛皆將軍出玄菟太守討之句驪王官將  
步驪營中沸水上大戰官運破走遂乘馬懸車登九都山  
屠高驪所斬獲首虜以千數使玄菟太守王頌追過浚  
千餘里至肅慎界刻石紀功刊九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又曰代郡烏桓反以任城王將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

臨發太祖誡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  
事尔其誠之彰北征入涿郡誠叛胡數千里卒至時兵馬  
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百疋用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  
彰追之自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

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廣乘勝逐北至于勝乾

臣松之案乘乾縣名屬代

郡今北虜居之

去代二百余里長史諸將皆以為薪涉遠

士馬疲又受節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遺令輕敵曰率師專  
行推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  
良將也遂上軍令軍中復出者斬一日一夜為虜相及擊  
大破之獲首復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  
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北能將數萬騎望見彰力



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平悉平時太祖任長安召彰自  
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勿疑自代彰到  
于太子言歸公諸將太祖意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可用  
又曰龐德與曹仁討聞羽德屯樊北千里會天霖雨十余  
日漢水暴益樊下平地五六德與諸將避水上堤羽乘  
舡攻之以大舡四面射堤上德披甲荷弓箭不虛將軍董  
冲部曲將趙統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  
中羽攻益急德為督將成向曰吾聞良將方怯死以苟免  
烈士不許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益壯而水  
漫盛吏士與降德與麾下將以人五百二人弯云傳矢登  
小舟欲還仁營水盛舡復失矢弓獨抱舡復水中為羽所

得力而不跪羽謂者鄉兄在漢中我欲以兄為將不早降  
為德罵羽昱子何為降也魏王帶甲首萬威振天下汝刘  
為羽所殺吳志曰孫權討貴祖、橫兩象冲狹守沔口以  
枘欄大紮繫石為磴上有千人以弩交箭飛下

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破兩  
鎧乘大舡突人家冲裏自以刀破

軍不得前  
董襲與陵

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

功晉書曰刘毅等誅栢玄兵

甫之拒毅軍運之于江乘臨陣斬  
敷首玄大惧使、栢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  
裕使羸弱登山多旗幟去不知測益以危惧謙等士卒多  
比府素惧伏裕莫敢出聞裕與毅等分為數陣進突謙陳



皆殊死戰無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烟塵張天鼓  
譟之音震駭京邑譙等諸軍一時奔散

又曰周處攻齊萬年于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齊王彤促  
命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世去世事已策  
馬觀西戎藜甘梁黍期之克命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  
首萬計弦絕矢尽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受命  
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盖有進無  
退也命諸軍負勝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  
乎遂力戰而死

又曰明威將軍朱伺隨陶侃討杜弢有殊功名勒夏口之  
戰伺用鉄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舡

上岸于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不以邀之箭中其頭顏色不  
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皆弃舡投水死者大半賊夜还長  
沙伺追至蒲沂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盖

又曰朱伺劉浚與鄭攀戰楊口壘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  
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退入舡初浚開諸舡底以水  
掩之名為舡械伺既入賊牽鎚伺以迎接鎚反以擗賊  
走以舡屋大喚云賊師在此伺從舡底况行五十步乃得  
免

又載記曰劉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陳安  
與壯士十餘騎于陝中格戰左右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  
丈八蛇矛近交則萬矛俱發輒害五六人遠則帶双鞬左



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健如飛與安博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奔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領匿于嶼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震輒振威呼延青尋其徑亦斬安于澗曲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丈八蛇矛左右禦戰始三交上蛇矛東流之水名去不還劉曜命樂府歌

又曰禿髮掇檀追赫連勃勃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又勅眾逆擊敗之追奔八十余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余人以為京观号髑髏臺还于嶺北

又曰前秦苻堅為姚萇所殺苻堅率兵攻姚萇皆刻鋒鎧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稍鈎刃為方圓大陣

知有厚薄從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又曰後趙冉閔之亂石崑及張季王即率眾七萬代鄴石閔師其千余拒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崑等大敗歸于冀州

又曰朱伺善戰人或問之伺荅人諸以舌擊伺唯以刀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又曰周訪討江沔間賊杜曾訪有眾八千進至張陽曾說氣甚盛訪曰先人有討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為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小將趙胤領其父



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熾馳馬令急訪怒告叱更進  
号哭还戰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飲  
酒之勅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  
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余人遂定漢沔  
又曰刘裕率兵伐後秦姚泓王鎮惡為前鋒軍至渭橋鎮  
惡所剽皆蒙冲小艦鎮登岸渭水流急倏急間諸艦悉逐  
流去時泓屯軍在長城安下猶數万人鎮惡撫慰士卒曰  
鄉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安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  
並以逐流去豈傷有生之計耶唯且死戰可以立大功不  
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眾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  
踴爭先泓眾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王猛討前燕慕容暉遣  
將慕容評屯于潞州以拒之猛與平相持遣裨將郭慶以  
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怖惧  
遣使讓平崔之遣戰猛之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  
求戰乃陳于潞原而哲眾曰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  
進不可退也愿戮力行間以報恩愿受爵明君之朝慶觴  
父母之室不亦每乎眾皆勇奮破金弃糧大呼竟進猛覩  
評師之眾也惡之謂鄧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不捷將  
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然以為憂猛曰非此  
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  
兵交猛召之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于是大飲帳中



與張蚝徐成等

史七

誇馬運予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

無人舉旗斬

舉居

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万

裴子野宋畧曰左將軍劉康祖聞虜寇壽陽自虎牢率七千人未赴虜至日八万騎康祖令軍人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士皆用命賊死者萬余血流歿踝流矢貫頸隋馬死

宋馬鄧琬傳曰殷孝祖屯軍鵠州沈冲之謂陶毫曰昔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孝祖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兵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鐸而以羽儀自显欲不斃得乎

又曰傳弘之字仲度涼為太子赫連壞率衆襲長安弘之領步騎五千大破之壞又抄渭南弘文又于寡婦渡破壞獲賊二百及義真東歸赫連佛、傾国追攝于青泥大戰弘之射貫甲冑氣貫三軍陣敗陷沒佛、逼令降令之不為屈也

又高祖記曰于時比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總數千賊衆十余萬舳舻亘千里孟昶諸葛長仁惧欲擁天子過江帝曰今兵士雖少尤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能復草間求活吾計决矣

又曰薛安都北征至陝下魏多縱突騎衆軍犯之都安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鋒納兩鐺衫馬亦去其裝馳入賊陣孟氣咆嘯所向無敵當其鋒者無不應刀而倒如



是數四海人入衆無不披靡

又曰高祖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以油帔冠株布滿山谷帝先馳之將皆殊死戰無不當百呼聲動天地因風縱火烟焰張天謙大敗

齊書曰薛安都討魯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双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返時人皆云関羽斬顏良不足過也

梁書曰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社壞瑤命第三子巖歲二百人與魏前鋒戰于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將至魏斬其一騎躍而上馳以歸魏族力絕人便馬善射

一日戰七八合所佩霜明珠弓四石余力班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号為杜虜

又曰侯景圍王僧辨于巴陵元帝乃引僧佑于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辨將行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健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

又曰蔡道班為胡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固馮根年十六枚之馬足提双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危由是知名

又曰武帝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珣固盛兵朱雀門衆



号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王茂馬單力直前外生常欣慶勇力絕人執鉄纏稍翼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力也

陳書曰武帝入援建僕杜僧明為前鋒與秦路養戰于南野僧明馬被傷武馳救之以乘馬援僧明僧明上馬復進救數十人因而乘之敗路養

南史陳將蕭摩阿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秦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乘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鋒又曰西城胡妙于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阿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関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阿曰愿得

失其行壯明徹乃昭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槎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冲隨軍胡挺身出陣前十余步鼓弓未發摩訶遥擲銃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余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師退走

後魏書曰呂羅漢父温佐秦州羅漢徐侍隴互楊唯當衆卒數萬寇止封秦人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唯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又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携二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余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冲唯當軍衆皆披靡殺富左右隊騎八



人當大驚

又曰于文延自慶壽体兒魁岸眉目踈即平中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福老詔听随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老者救人身被重瘡賊乃小退而縱突燒閣齊福時在內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体灼爛髮尽于是勒衆與賊若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称又曰趙遐為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理率衆圍攻的戌生傳文驥嬰城固守以遐為別將與刘思祖等救之次于鮑口去的城五十里夏雨平降厲涉長駟將至的城仙理見遐營壘未就往未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陣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碑斬其直閣將軍主李魯生仙碑先分軍于的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古城遐身自潜行覘水深淺結草為茂街枚夜進破其六柵遂遐固城之圍進救的城都督盧晁率大軍繼之未幾而間驥力竭以城降賊重軍大崩晁弃其節傳輕騎而走唯遐獨掘節而還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三

兵部四十四

戰下

隋書曰文帝遣將賀若弼伐陳後主令軍魯廣達陳兵白  
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錦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毅都  
官尚書孔範又次之侍中車騎大將軍蕭摩訶軍最居北  
衆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  
將輕騎登山覘視形勢及見衆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  
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軍趣地突詣將孔範出戰于  
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會散駐之弗止因而大敗  
又曰楊義臣拜朔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



李景為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徑逢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眾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之者不能中將軍楊思思請當之義臣見思思兒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思望見拔立于陣後投觴于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克義臣後選騎士十余人從之思思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步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思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余里

又曰煬帝征高麗隋大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綠水又東注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高麗國相乙支文德遣使偽降請述曰遂旅師者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嶮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平濟賊擊後軍于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綠水行四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人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

唐書曰太宗嘗謂群臣曰朕自與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即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敵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不無潰多用制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公討肖銳于江陵不從靖謀致敗委舟大掠入皆負重靖見其兵亂進兵賊之擊大敗又乘勝進入其郭、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舟楫散于



江中賊救兵見之涓城以陷莫敢輕進銑內外阻絕城中  
携二由是惧而出降

又曰光宅初武太后臨朝稱制徐敬鄴于揚州起兵以匡  
復皇家為薛月余致精率數萬太后遣大將李孝逸領兵  
討之敬業率軍拒于下阿溪防成列敬業謂其徒曰知衣  
甲非厚者非厚衆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噪而奔擊乃  
大破焉

又曰建中初田悅反以兵圍淄及邢州詔以孝晟為神策  
先鋒都知兵馬夜與河東節度使為馬燧昭義軍節度使  
李抱真合兵救臨淄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政楊  
朝抱于臨淄南城于河東騎將李自良奉國擊悅于双崗

悅兵却遂斬朝光戰于臨淄請軍皆却晟引軍渡淄水乘  
兵而濟橫擊悅諸軍復振擊悅大破敗悅于洹水以功加  
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

又曰德宗以孝晟兼魏府左司馬居無何休淄王武俊皆  
反聯兵救田悅、深壁不戰以老王師時武俊遣兵圍康  
曰知于趙州晟乃獻狀請趙州圍因合義武節度使張孝  
忠以軍圍范陽上狀之加乃御史大夫俾禁兵將莫仁  
擢趙光銑杜季毗皆餘馬晟乃自魏州直趨趙州賊解圍  
而去晟流趙州三日與義武合軍而北畧恒州與朱滔將  
鄭景濟于清苑決水灌之田悅朱滔王武俊皆遣兵來救  
戰于自樓賊犯義武義武軍却晟引步騎數里擊破之景



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越城中益急泊武陵大惧乃自魏縣悉兵來救護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圍與泊等拒敵日數合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數馬軍使合謀乃以馬與晟引軍還定州賊不敢逼

三典國畧曰後周軍圍晉陽齊人望之如黑雲四合高延宗勝兵四方人嬰成布陣躬與齊王憲交兵自申至酉死者甚衆帝遂北入城當天門頓營焚佛寺光燭天地延宗率衆排車向前我軍遂却人相蹂死者頗衆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屍靡不得閭帝從數騎踣距危險僅得出門侍臣殲馬唯左仕上士庫佺欽侍從時四更也延宗以帝長鬚使于積屍之下求之不得士卒既勝乃入坊飲延宗不復

能頓整之帝出城飢甚將謀遜免開府宇文忻進曰陛下乘勝至此今者破竹其勝已成柰何弃之而去會延宗使府段暢以千人擊帝暢以衆降盛言城中空虛更無繼援帝乃駐馬召兵旗鼓復振攻三門克之延宗率衆苦戰尸骸塞路辰時力屈輕騎走出城北于人家擒之延宗見帝自投于地帝欲執其手固辞曰死人守也恐逼至尊帝雖執之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百姓而來耳勿布終不殺又曰齊師伐梁大至于鍾山龍宇周文欲請戰陳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殺傷數百人齊軍乃移營于莫府山又曰侯景次于渦陽有車數千兩馬數千疋甲士四萬人



慕容紹宗戒卒十萬旗甲曜日方軌長輶鳴鼓並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紹宗對曰當欲公決勝負遂順風以陣景閑其壘風止乃出給紹宗曰候當多詭詐好掩人背咸宜備之景果令人陣者皆短兵但砍人頭及馬足東魏軍大敗亂宗墮馬

又曰陳霸先衆軍自覆州東夷頓郊壇北齊人相對侯安都謂肖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侯安都墮馬被圍肖摩訶獨騎大呼直冲齊軍齊軍被摩安都乃免霸先日率帳內摩下出莫府山南吳明徹沈秦等衆軍首尾擊之齊人大潰自相蹂藉擁川塞谷

莊子曰惠子見載晉人載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謂爭地而戰伏始數萬逐百旬有五日而後返誠知所告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焉

文子曰宙戰者帝神化者王宙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明四時也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率熊羆狼羆虎而前駘鷓鴣鷹鷂為旗幟此以力使禽戰也

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也

六韜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以衆擊衆必一日之早穰



直兵法曰以戰出戰雖戰可也戰春不東秋不西月食還師所以上戰也

古司馬兵法曰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不畏法曰法軍無小听戰無小利小听謂輕弱敵人稱其虛弱危敗易勝以喜士沮預備也小利謂小敵擊誘于餌救戰為小也

又曰凡五兵長以衛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迭更更悉則可堪久悉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變者也兵以分合以敵為變兵法詭詐

以利動敵心或合故其病如風言進退其徐如林如風吹林木不移疾也抄掠財物不動如山安敵之証感難知如陰莫測如天之陰云動如雷霆疾不及

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瞑目也指嚮分眾

其師先知透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又曰我專而敵分我專一而敵分是十是以十共其一也

敵分寡能以眾寡者則吾所與戰者約矣言約少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也

敵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形藏敵疑則易擊故也

右則左寡無不備者無不寡言敵也所備者多則寡者備

人者也敵所以備多已者由故之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千里而會戰以度量之虛空也知戰地之形又必戰之日則



以勞不知戰地不知戰地則左不能救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乎先至不佳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乎敵乎敵以先居形勢之地已方趨利欲戰則左右故善用兵者譬如帥然帥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夫善戰也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高卒遠者先進退者後發十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之則所備處少知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則力專則力併也又曰夜戰多大鼓及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左氏傳言一鼓而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也是故朝氣銳

晝夜隋慕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隋歸也

又曰勝者之兵先勝而後求戰敗曰之兵先戰而後求勝

又曰圍地則謀死地則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

地

吳子曰用兵之道先明四重二輕使地輕馬使地輕車使

車輕人使人輕戰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呂氏春秋曰趙氏攻中山中山之多立者五立鳴衣鉄甲

操鉄杖以戰所擊無不碎所冲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

人

又曰趙箭子攻衛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于犀櫓之下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歡曰嗚呼士之弊一若此乎



行人燭過免胃橫戈而進曰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  
絕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而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  
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此對曰昔公先君獻公卿位五年  
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  
秦人襲我去縫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  
三年而士尽果敢城漢之戰五敗荆人圍取曹拔石杜定  
天子之位成尊名于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敢耳士何  
弊之有簡子乃去犀弊犀櫓而立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  
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華車千乘也不知聞行人燭過之  
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

又曰昔荆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共王傷臨戰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堅陽谷操參酒而進之

酒器受三升曰參

反曰嘗退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

不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

不能絕于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

子反辞于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及帷中聞酒臭而还曰

今日之戰不穀親侍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

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不穀無與傷戰矣于是罷師去

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戰故堅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

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敗也

又曰齊晉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戰得矛

平阿齊邑余子官氏

退而去

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戰以



兵也矛以兵也亡兵何為不可以歸心猶不自快也過高堂之孤叔無孫孤特立尊也餘子當其馬前曰今日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叔孫曰矛非戰也戰非矛也亡戰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阿餘子曰嘻还戰反趨向及之遂戰而死

又曰吳起謂商文曰馬與人戰在前援桴一鼓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如子

淮南子曰昔普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于咎犯曰為之柰何咎犯曰仁義之軍不厭忠信戰車之戒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偷多獸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偷利原亦無復利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

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戰还賞有功者先季雍者何也文公言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季雍之言萬世之利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

又曰敵潰而走後必可移適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震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速人不及步車不及以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

春秋盛精符曰強傑並侵兵雷合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魯門也時具

未濟戰敗相役血溺驂馬者也賈誼新書曰黃帝行道炎帝不听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三輔旧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閏五日白虎門前溝



中血流沒足

列女傳曰湯受命而伐桀戰于鳴條

鳴條南夷地面

桀師不戰湯

遂放桀與末嬉嬖妾同舟泛海死于南巢之山

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戰聞之利唯氣其形也

衛公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同而形別者若順其可則以牽而功濟如從末可則蹙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道之兵法曰百里趨利則取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善動敵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齊法令以其正以設置陣以定誓衆以畢上下

已怒天時以應地利據鼓角以震風勢以順敵人雖衆其柰我哉勢虎之有鼠牙之有角身不敵捍乎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勢一日氣勢二日地勢三日目勢要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厲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陰羊腸拘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後飢渴風波驚擾將吏縱橫前營未舍後軍半濟此謂目勢也若遇此勢當潛我出形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勝是以良將用兵審于机勢而用兵仍須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驚之攫馘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



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驚之攫獸之  
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  
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甲設其奇伏量其  
形勢遠則力疲而不及則敵知應而不浩不通此机乃智  
不及于鳥獸亦何能取勝于勍寇乎仍須怒士勵衆使之  
奮勇故能無強陣于前無堅城于外以弱強勝必自勢也  
楊子云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頓斗極運天閭橫巨海漂崑  
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慚色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  
殫紀

潘安仁西征賦曰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

潘安仁謝雉賦曰若夫多疑少決賸劣心捐內無固守出  
不交戰

謝玄時詩曰炎灵劍遺奎當塗駭龍戰

李少卿答蘇武書曰疲兵載戰一以當千

陸士衡辨亡論曰我陸公挫之西陵復師敗績因而後濟  
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双輪不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四

兵部四十五

突圍

追奔

乘勢

突圍

漢書曰趙克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二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君之食數日克國乃為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二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瘡

又曰漢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灌嬰舍人蒙灌氏姓為灌

孟

師古曰蒙冒也

孟年老穎陰侯強請之爵、不得意故戰嘗陷

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奮曰愿得吳王下將軍頭以報父仇于是夫被甲持戟募中軍壯



士所善愿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前奴十  
余騎馳入吾軍至戲中師古曰戲大將之旗音與麾同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復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兩騎歸

又曰袁向征袁譚于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政攻鄴城  
尚聞鄴急奔平原而求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傕請行向  
曰當何所辨李曰今鄴圍急其多人則不可守乃自選温  
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今釋我器著平上冠將問  
事杖投慕直桓鄴下自称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逼河貴  
失侯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出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  
看收縛之目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繩引之孚得入城中鼓  
噪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文公笑曰此非徒人方且復出

孚計事訖欲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  
為不如駟出之省穀配乃夜蘭得一千人皆令乘曰備持  
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所求其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  
聞城中悉降光照曜降其規火不復視圍出北門

突圍而歸尚明日曹公聞孚以得去曰果如吾言

又曰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常存數十騎出行塞下卒  
逢鮮車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納其言從者曰今之奔之  
則死矣乃自馳兩刃矛馳入冲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  
亦亡其半遂得免

又曰賈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  
二瘡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之



魏志曰張遼為雜號將軍守合肥為孫權所圍獨下麾下從者千余人潰圍刺之已出入復入出擁眾破走由是威震江東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行征南將軍也江陵拒吳將周瑜未度前鋒數千人始至仁募得三百遣部曲將軍牛金逆與挑戰遂與所國長史陳矯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氣仁氣曰怒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徑前衝入城金等乃解余眾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賊眾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惧反見仁還乃漢曰將軍真天仁也三軍服其勇太祖亦壯之李書曰李矩將張之與劉粲戰于明津矩急救之使壯士

三千泛舟迎支賊臨河列陣作長鉤舡連戰數日不得渡夜遣部將格增濟入支壘與支選精騎千余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出突圍而出奔武牢

宋書曰劉康祖世居亦口便弓馬弩力絕人浮盪蒲酒為事每犯法為郡縣所錄輒越屋踰墻莫能擒之夜入人家為有所圍突圍去病莫能追因夜還京半夕便至明日守門詣府州要識俄而建康移書移之府州執事者並証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

### 追奔

孫子曰歸師勿遏若窮寇退還依儉而行人人懷歸敢能死戰徐覘其變勿遠絕也後漢書曰曹國公張綉于攘劉表遣兵救綉以絕兵後公



將引還綉兵未追公張綉得不進連營稍前到安眾綉與兵合守儉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未追縱奇步騎兵夾攻大破之公謂荀曰虜過吾歸師歸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又曰曹公征張綉于穰一朝引軍退綉自追之賈詡謂綉曰不可追必敗綉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綉曰更追之必勝變亟往必利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綉曰不用公力亟切記綉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果勝以問詡曰綉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乃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言公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

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曰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以破必輕軍速進番請諸將斷後諸雖勇必國內有故以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亦非將軍敵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又曰睢陽復返地迎劉永蓋延復率諸將圍之百餘日收其野穀永之食突走延追擊尽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水第防奉承降

又曰奎書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扶桑縣名

馬九真郡督樓舡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

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余里刊除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余人



援追徵則等至禁溪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徵則徵  
二傳首洛陽

又曰陳俊與五枚戰于安次俊下馬首接短所兵向必敗  
追奔二十余里斬其渠師而还光武望而难曰戰將尽知  
是豈有憂哉

又曰鮮卑萬余騎寇遼東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披甲  
陷陣虜大奔投水死過半遂穷追出虜急皆弃兵裸自散  
走斬首三千余級獲馬數千疋

又曰鄧禹進圍安邑更始遣將王巨成卅列軍等合軍十  
余万復共擊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曰暮戰罷軍帥韓  
歆及諸將見兵勢已催皆勸禹夜去禹不听明日癸亥住

等以六甲穷日不出禹理曰更理兵得衆明但住悉軍出  
攻禹，令軍中無妄動既至營中曰傳發諸將鼓而並進  
大破之住等皆弃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刘均及河東  
太守楊宝時節中將卽弭皆斬之收得卽六印綬五百兵  
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

又曰竇固與耿忠引兵出酒泉塞至天山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河縣

東北今名祁羅漫山擊乎衍至斬首十余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  
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蒲昌縣東南番吏士也伊吾庐城伊吾今伊州縣也

又曰馬防拜車騎將軍擊羌軍到莫而羌豪布矯等圍南  
部都尉于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  
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余里為大



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但當進侯羗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日遂鼓噪而前羗虜驚走因走擊鼓之斬首虜四十余人遂解臨洮圍

晉書曰王遜為寧州刺史趙雋李驥冠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燹琛拒之戰于堂狼大破驥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余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者也怒囚千郡執崇鞭之怒甚髮上冲冠為之裂夜中遂卒

又載記曰慕容宝與魏戰謀還中山乃引歸魏君追擊之宝奔大軍率騎二万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于道宝恐為魏軍所及命去袍伏戎器寸刃無还

崔鴻十六国春秋曰前秦苻坚自征進于壽春敗还長安

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戢實冲姚長討之戢以苻戢苻切

果輕敵不恤士眾聞泓其至也惧率眾將奔關東戢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思馳合出關不可過也戢弗從戰于華澤濬敗績被殺

又曰夏赫連敕伐南凉秃髮傉檀大敗之駘掠二万七

千口牛馬羊數十万而还傉檀率眾追之其將焦朗曰敕教天資雄警御軍齊肅本可輕也今日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唯與爭鋒不如温從圍北齊趨万解惟阻

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得檀不從敕聞而大喜乃于楊氏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敕乃勒眾逆擊大敗之殺傷万計



又曰後涼呂弘攻段業于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思弗過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及衆追之為弘所敗業嘆曰不能用自房之言以此于此後漢後書曰晉公讓東伐高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王憲放印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日夜宿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以將有之手憲從之遂全軍而返

隋書曰張金初既敗將數里人遁迹後歸漳南招集余黨楊善會追捕殺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向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

唐書曰武德初周入寇僕射裴寂拒戰于度索原寂軍敗周進過河東太宗出兵拒之江夏王道宗年七十從征太宗鄧玉壁城望賊謂道宗曰賊持其衆未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賊乘勝而未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境以深溝高壘以坐其鋒烏合之徒安得持久糧餉既竭自當離潰可不戰而擒也太宗曰汝意脂與我合武周食尽夜遁追及會州一戰滅之

又曰德操領延州道行軍總管鎮北竟梁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于野猪嶺得操以寡衆不敵安



甲以坐其銳賊伺賊稍急遣副總管梁礼率眾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賊與礼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掩至其後賊大潰逐北二百余里尅其魏州虜男女二千余里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畧尽師都與余騎而遁以功拜上柱国封平原郡公邑一千戶賜以貂裘金帶布帛千疋

衛公兵法曰諸戰封等隊打賊敗其駐隊、別量抽驍健二千人逐北其輜重隊進叫作声不得輒動跳盪遂奇兵遂趁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机追逐

乘勢

左傳曰晋侯圍曹門馬多死攻曹人戶諸城上磔晋死

也上晋侯患之听與人之誦称舍于基與眾也舍基為村發冢也師迂焉

曹人兇惧廷至曹人墓也兇：為其所得者棺而出目其

兇也而攻之遂入曹也恐惧声也音呼勇切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破陳于後信購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伐戰東攻齊河若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閻與一牽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万众殊臣安居名聞海内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率罷其實难容今將軍欲率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欲力不能拔出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率必距境以自強也燕持相持而不下列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



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鋪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享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驛者順時

劉達曰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澤酒也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不從使誼者東告齊必從風而

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于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

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實也韓信並從之也齊從風而靡

後漢書曰王莽兵敗昆陽光武自將步騎十余前去大軍

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人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十級

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曰謂斬首為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法今

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旦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

兵却都部共乘之斬首數千百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死

已三日而光武上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

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音許記切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

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冲

其中堅敢死謂敢而死者乃軍事中軍最尊居以堅銳自持故曰中堅也尋以陳乱乘銳

崩之遂殺王尋邑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勢震動天地

莽兵大破走而相騰踐奔殪百余里間殪升也會大雷風屋

瓦皆非雨下如注潞州盛溢水經曰潞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

汝強音直理也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水者以万數為不流數

以万故以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逃去尽獲其輜

重車甲珍宝不可勝筭

又曰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日以部卒五千



將殊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列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內外今牽漢中蜀人覩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得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度而逢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怒其勢自恐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厭之無不尅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理為相關羽張飛勇尅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扼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為後憂曹公不從拘數月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許之又問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晉書曰何無忌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毅節度番其龍驤將軍何淡之前將軍郭鈴江州刺史郭景之守盆口無

忌等次乘落州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旌甚盛無忌曰賊率必不居此欲詐我耳直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徒得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舫取則易獲因兵勝之可以鼓而敗之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為喟然道規乘勝逐進無忌又鼓噪赴之澹之遂潰

又曰鎮南將軍都督荊州壯元凱襲吳樂鄉

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六

里虜都督孫歆沅湖以南至于文廣觀風送款時

衆議或曰百年之冠未可盡尅今將暑勢水潦方降疾疫將豈宜侯未冬火峯凱曰昔燕樂毅籍濟西一戰以并強



齊今王師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所節之後皆迎而力解之  
遂指授郡師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國先議者  
慚而謝焉

又曰朱齡石伐蜀賊譙縱、將譙過復重兵守涪齡石師  
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將侯暉譙曰也平模夾岸連  
城立柵齡石謂神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  
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  
不能前揚声言大衆由内水故譙道福不敢舍涪今重軍  
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矣破膽已只可因其兇惧而攻  
之勢當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  
拔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戰退、無

所資二万余人悉為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皆尅斬侯暉  
等縱之城守相次瓦鮮

又曰盧循率衆數万方艦而下刘裕率兵拒之出輕利聞  
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于西岸右軍參  
軍瘦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于是衆軍並騰踊爭先軍  
中多万軍神弩所至若不摧陷裕自于中流感之曰風水  
勢艦悉追西岸上軍先備大惧乃投火焚之咽焰醫天賊  
衆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还尋陽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  
乃燒賊艦衆皆悦服

又曰周訪討賊杜曾、大潰殺千余人訪夜追之諸將請  
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上之賊也彼勞我逸是以冠之宜



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崔鴻十六国春秋蜀李公特晋将張徽敗徽軍時議欲釋

徽还涪諸將進曰徽軍連戰士卒傷滅智勇俱竭宜因

其備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徽養病收亡余衆更合圖之木

易也敵從之復進攻徽潰圍走特遣将水路追之遂告徽

生擒徽子存以徽喪还之也

唐書曰太宗追逼西河宋金剛果遁走太宗追之身先士

卒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轉戰數

十合士卒疲解至高壁嶺總管流弘基執馬而諫曰大王

攻效于此足矣亦宜思自安之計方今草創敵可尽乎且

喉粮已竭士卒疲頓更欲何之愿且停营待兵粮咸集而

後決戰太宗功者難成易敗机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

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勢擊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

留必為賊計此失机之道吾国之事當竭忠尽力豈愿負

之乎危乎遂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飢乏為辭夜宿于

雀鼠谷之西原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皆飽而思

奮擊明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總管

李勣程璆今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若飢此

夕唯有一羊秦叔宝當其北翟長孫秦武通當其南親禦

中軍以臨之諸軍戰小却為賊所乘太宗率精兵三十直

趨金剛賊衆大潰斬首三千余級追奔數十里至張堆堡

有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先扼北堡望見太宗輕



騎而來初未識之太宗免渭曰我也堡人謹噪既而涕泣  
曰不畜今日生謁大王所無恨左右以太宗不食告之乃  
奉濁酒脫粟飯太宗曰今日飢渴並解雖公孫豆粥何以  
加之

又曰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果大破之乘勝遂逼折撫城竇  
杭等苦諫曰賊主獨扼堅城雖破其將宗羅侯未可即逼  
精按兵以俟其變太宗曰笑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  
賊大軍以敗余衆何足為虞光魁之計尽于此矣遂率衆  
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俾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果窮  
蹙開門請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五

水戰

掩襲戰

水戰

國語吾語曰越王軍于江南明日將戰于江

晉書慕容超載記曰水戰國之所短笑之所長

又曰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朱同能水戰曉作舟艦

乃遣將作大艦署為右甄扼江口摧破敏前鋒

又曰何無忌傳曰盧循遣別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

重樓無忌將率衆之長史鄧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

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為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

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鑿宜決破唐南守



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奔高全之長策而決成敗于以戰而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說令賊令強弩百登西岸小西以邀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忝起無忌所乘小艦飄于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声曰取我蘇武節來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辞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梁書曰王琳師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項等以琳軍方引盛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及兵其後比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火放燧以擲瑱舡者皆返燒其

舡琳艦潰碎兵士透水死十二其餘皆奔舡上岸為陣軍所殺殆尽

隋書曰楊素伐陳率軍水東下舟艦被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舡容兒推偉陳人望之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東南康內史呂仲肖屯岐亭正扼江歧于北岸鑿岩綴鉄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舡素與仁恩登陵俱發先攻其柵仲肖軍夜潰素徐去其鎖

又李安傳曰伐陳之後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舡以夜襲也賊破可也

越絕書曰伍水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



客戰士二十六人擢五十人舳艦三人操長鈎矛長斧者  
史僕馱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鈎矛長斧各四弩  
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泝澠統為事  
不過數金一朝而鬻伎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說  
有唯吳王使將各與越人所載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不  
龜手一也

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若恃水戰臨江塞欲要令師  
終不得渡以未必也

孫子曰為石仲恭與孫皓書曰自傾國家整治器械修造  
舟楫簡習水戰

掩襲上

白虎通曰襲者何謂行不塗掩人不備也人御特馬纏勒  
尽伏夜行為襲也

左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又曰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龐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  
殺之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鉄之戰以徒五百人  
霄攻鄭師取蜂旗于子姚之幕下

又曰还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子傷服而退明日  
將復戰期于壽舒

又曰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居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期  
北人之管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騫叔



曰勞師以襲遠非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

不可乎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辞焉其言不受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笑之曰孟弓吾見師之

出而不見其入也晉人禦師之于殺、有二陵焉曰大阜其

南陵夏后皋之墓畢夏桀之祖也其比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比三道

殺之間南谷中各深委曲兩山相欹故可以避風雨由道由此魏武帝西討也漢惡其險而更開此高道也必死是

間余有尔骨焉秦使遂東晉原軻曰秦遠蹇叔而以貪勤

人天奉我也與奉不可失敵不可縱、敵患生遠天不祥

必伐師秦乘枝曰未報秦師而伐其師其為死君手先軻

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故秦則無礼何施之有吾問之

一日縱敵救伐之患謀及子孫何謂死君乎言不可謂發皆遂君

命遽兵差戎子纏纒經晉文未葬故襄公稱以光服從戎故墨之也遂敗秦師

子殺獲百里孟明示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家語曰吳晉遂遇于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

滅焉

戰國策曰蘇秦與楚威王曰王與師襲秦此所謂兩虎相

據也

後漢書曰漁陽太守彭寵返自將二万余人攻幽州刺史

朱符于筋光武使將軍鄧隆救筋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

吏奏狀帝請檄怒謂死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

若若汝也还北軍必敗矣寵果盛軍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

騎二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又曰蘇茂周建與馬武合戰良久王霜軍中壯士路潤等  
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精騎襲其背茂達  
前後受敵驚擾亂散走

又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縱華為舡置  
于筆上以渡河

筆木殘也  
音步加反

掩擊迷唐庐落大豪多所斬獲

又曰馬援討諸羌引精兵屯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  
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虜遂大潰凡斬首  
千余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產畜而还

又曹瞞傳曰公聞許攸来跪出迎攸勸公襲召將公大喜  
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御枚傳馬口夜從間道出  
入把東新所歷道問者信以為然既然圍屯大放火營中

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破  
之尽燔其糧谷宝貨斬督將眭元晋等割得諸軍溲于仲  
簡臯殺士卒千余人皆取臯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  
皆惶惧

又曰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操平陽關橫山築  
城千里余攻之不拔及引軍逆賊見大軍退其守禦懈公  
乃密遣騎將等勝險夜集大破之

又曰廬江太守刘勲理明城

今安  
同郡

恃兵強士勇橫于江淮

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以有江右自領會稽太守  
使人卑辞後礼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数期下国患之  
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之神武而林之具上繚



國當廩矣吳姓越姬充于後庭明庭大具破于帑藏即帑他切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辟之府未能逼策愿率弊色士卒以為外援勲然之劉曄諫曰上練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而拔也且見疲于外而國虛于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可禦之而將軍進退屈于適退無所歸羶羊觸藩羸其退角不能退不能遂其茲在乎勲不從遂大具師伐上繚其廬江果為策所襲勲窮蹙遂奔曹公

魏志曰遣將鍾會鄧艾伐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艾上言請從陰平法由也徑經漢得陽亭趣涪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冲其心劍閣之守必还

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事不还則應浩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余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難險又糧運將匱頻于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还綿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面縛與觀詣軍門降

又曰楊阜字義山天水華人也常康以為別駕馬超率方余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余人他第岳于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



救兵不至超入徇岳于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羌叙也歷城阜少長叙家見叙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欽歎悲甚叙曰何乃尔阜曰守臣不能見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乎時叙母慨然勅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若皆文之逆子殺軍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瘡宗族昆季死者七人

吳志曰蜀將關羽遣糜芳守雒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也六口外倍修恩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兵備南郡恐蒙有變蒙上疏曰羽計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蓄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理病為名羽聞之必徹

備徐以大軍沂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不戰而羽易擒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徹備而悉衆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而舟使衣更為商人以理征棹達曙兼行過羽所置屯戍輒縛之羽遂失驚師次于南郡襲奪其城羽士吏攻樊城未知聞城以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于平時無復聞心稍一散羽竟為吳師所擒

### 荆州遂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為曹仁于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尽生虜禁等步騎三万送江陵唯城未拔權內憚羽欲以為己功淺與曹公乞討羽自刻權征月先遣呂蒙襲公安護將軍士仁蒙到南郡



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挑江陵撫其老幼釋于禁之囚  
晉書曰王如京兆人也初為武吏遇亂流移至宛轉諸流  
人有詔並遣還鄉如等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  
簡南中郎將社豨各遣送之而促期令發于遂前結無賴  
少年夜集二軍大破之右陷攻襄城于是流人諸郡各率  
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四眾五万号大将  
軍後如連年種谷皆化為蕩軍中大飢

又曰石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李矩逆擊不利郭  
誦弟元復為賊所執遣元以書說矩曰去東曹疑西平倚  
庐矩知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曰昔王陵父母在賊  
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

答

又曰張駿為涼州牧咸何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  
守張閼武與太守辛嚴楊烈將軍宋輯等率眾來會韓璞  
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刘胤来矩屯于狹道韓城璞進  
渡沃于嶺辛岩曰我握眾数万籍互羗之銳宜速戰以滅  
之不可以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日辰逆  
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為禍  
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為石勒相攻徹亦不能久也積  
七十日軍糧過遣辛岩督于金城徹聞之大悅謂其將士  
曰韓璞之眾十倍于吾羗胡皆不叛為之用吾糧廩將懸  
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受吾也若敗辛岩璞等



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而不捷當無足馬得还宜厲  
尔戎矛竭汝智力衆咸奮于是率其三千襲岩于沃于嶺  
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万余人面縛歸罪駿曰狐之罪也  
將軍何辱皆赦之

王隱晉書曰祖狄軍大飢進掘食大立城樊雅遣六十餘  
人入逃營拔戟大呼向狄、軍人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  
散走逃疑非多人但摧左右拒之會督護董瞻入共討賊  
賊散故道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六

兵部四十七

掩襲下

晉書曰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不疑勒于是輕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引軍  
拒勒浚將佐咸請出兵擊勒浚怒曰石公未正欲奉戴我  
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享以待之勒最至薊北門者開門  
疑有伏兵先驅兵牛羊数千頭言上礼實欲瑱諸街巷  
使兵不得發浚乃惧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听事命甲士  
執浚立之于前数其罪惡而殊之遂陷幽州

又曰刘裕秉政刘毅為荊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師兵



討之遣裨將王鎮惡先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凌城二  
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蕃王上先是毅稱命表請從弟  
兗州刺史蕃為副毅謂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  
舡步上小將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舡備一乙士卒之對  
舡岸上豎六七旗下安一鼓語所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  
嚴令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今燒江津舡艦鎮惡逆  
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  
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親將朱昱之與  
千許騎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荅曰劉兗州至昱  
之騎前問蕃在所荅云在後昱之既至後不見蕃而見軍  
人挑鼓排戟且又遙見江淮舡艦已被焚燒烟焰張天而

鼓嚴之聲甚盛知其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  
以後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舡悉被火燒矣行命開諸城門  
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閤因得開大城  
東門入城內毅見有八隊余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  
迴擊射堂前攻軍金城鎮惡入東門便直西擊金城門軍  
分攻金城南門毅金城內東從旧將士猶有六隊千余人  
時就閤中晡西入退散及歸降畧將鎖惡入城便回風放  
風燒大城南城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文并高祖書手凡  
三篋不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欲自來鎮惡至軍門  
人與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鎮西命曰  
聞且共語衆並知劉裕自來人情唯懈一更許听事前陣



散潰殺左右兵猶便東西閭拒戰鎮惡恐懼夜暗自相傷  
犯乃引軍至繞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殺慮南有伏兵三更  
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人門突出城于佛寺自縊

梁書曰侯景反陷建陽高州刺史李廷仕拋大阜畱逆詔  
高梁太守馮宝、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  
召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為逼羽檄徵兵遍于  
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治兵今已病矣而更召君往必  
見畱追兵君眾士意可知矣魚不可脫于泉愿且勿行遣  
使譎之曰身疾篤謹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善  
必無防于君取之而反掌矣宝從于是沈氏自將千人皆  
箴短兵步檐雜物唱言縣貨縣音先書報廷曰仕太守馮

宝疾篤謹令妻沈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費軍資仕大悅出  
迎沈氏因釋櫓出兵大破之廷仕脫身而遁沈氏入拋其  
城卒收其眾

後魏書曰晋王伏羅督高平源州諸軍討土谷軍墓利延  
軍樂都謂諸將曰若從大道恐軍声先振必當遠遁若潛  
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  
將軍制勝万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毋橋利延  
眾驚奔白蘭利墓延兄子捨寅走河曲降其一万余落又  
曰陸侯伐人也長安盧永列超等聚當以叛世祖詔侯以  
本官鎮長安使以方畧定于是侯單馬之類超聞之忻然  
為以為無能也既申陽威信是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姐



親起猶自驚初降意侯乃率其帳不往見起覘其牽措起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三百騎詣起、說備其嚴侯遂縱酒以尽醉而返後謂將士曰起可取乃密選精兵五百人激厲之言至懇切士卒荅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偽獵詣起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机以當醉為限侯于是詐上馬大呼手斬起將士皆應聲從擊遂平之世祖大悅徵还轉外都大官

又曰魏使蕭宝寧戍梁偃淮水濫溢將為持徐之患寅于堰上流鑿新渠引注淮擇乃遣將士千余不渡淮燒其營聚破賊斬其將軍而還

又曰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鄴範為副帥次無監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經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掩菑又机稽候且纂必以我軍未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不意可以攻而剋之曰曜遂潛軍偽退不以不攻纂果不敢備于是即也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剋又曰幽州刺史刘灵助以莊帝被尔朱兆所殺遂與兵唱義詣州豪右咸相通結灵助以莊帝被尔朱兆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灵助善于卜占百姓信感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方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若未还師西入處閑拒險以待其慶变延曰刘灵助庸人也天道深



遠豈其所識大兵一戰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哉如吾計者欲出城營外詭言西歸灵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以牽而擒乃出頓城西去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灵助壘戰于城北遂破被擒之

又曰宕昌羗僚甘乱逐其王弥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羗鞏廉王弥定遂復得位寧以未獲僚甘密欲鬻之乃揚声欲还僚甘聞之復位引叛羗依山起細欲攻弥定寧謂諸將曰此羗人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羗之聚散無常依樛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弥定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僚甘勢弱定能制

之此还軍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雷滅之寇更煩再奉人臣之礼知無不為此規諸軍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眾寧豈不能斬諸將遂进军僚甘眾亦至興戰大破之生擒僚甘并鞏廉王

後周書曰刘寬初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及岳被害亮與諸將迎大祖幽州刺史孫定兒柅州不下經秦諸州悉相與應眾至数万推定兒為主以拒義師太祖令寬襲之寬而以義兵猶未為之備完輕二十騎先豎一蠹于近城高領即馳入城中定兒方致酒高會卒見亮眾皆駭愕莫知所為亮乃麾兵斬定兒首懸首号令賊黨仍遥指城外蠹令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大惧一時



降附于是諸州皆歸疑伏大祖署十二軍諸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與怕峯俱為騎將

又曰賀拔岳從尔朱天光討方侯醜奴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秋涼更勗進取國奴宣言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農營于岐州之北百里綱州岳與天光諸軍及發掩之國奴乃奔平亭而走兵輕騎急追明月及醜奴于平原涼之長坑一戰擒

隋書曰遂州獠友命將發周尚討之軍將至賊奔城州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于是遣使慰諭以官号偽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及歸柵聚飲相賀之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又曰李徹從元帥衛王爽擊突厥行軍總管李克言于爽曰周齊之世有戰國中夏力分其未久矣突厥每侵邊儲將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國中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眾也扼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疑為疑唯徹獎成其計請以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略奔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又曰李安為尚書右丞黃門侍郎平章之後以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也自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嶮泊沿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然安率眾先鋒大破陳師



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然水戰為長隘險之間  
彌謂官軍之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  
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之人膽副朕所委聞以忻然  
位上大將軍

又曰李密擊宇文文化汲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充在東都  
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于洛南李密軍于偃師北  
充潛騎二百騎也伏于印山自統其衆遲明渡水人奔馬  
馳以襲密營掘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列兩軍已合伏兵  
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  
而遁走

又曰煬帝末年郡盜起遣將張順阨擊盧明月于下邳賊  
營十餘萬須阨統万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  
經十餘日糧尽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不輕來遣我其衆  
若出營內即虛款以千人襲營可以大利此乘危險誰能  
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愿行于是須阨  
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潜伏于草既而明月悉兵追  
之叔寶士信馳至其山門閉不得入二人起昇走樓板  
賊至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関而納外兵因散縱火  
焚其三千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还須阨却逐之大破賊  
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又曰李密起兵于雍兵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密  
將李勣言于密曰令入多阻飢若據得黎陽倉大事齊矣



密乃遣勸頡麾下五千人自原武齊河掩襲即日尅之開食咨倉一旬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唐書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大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赴烏梅仁貴謂待封曰烏梅險遠軍行難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机又破賊即迴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常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畜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畜柵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莫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斬之所獲甚衆收其牛羊万余頭

又曰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身于定襄時諸部離散代州道行軍總管李靖選驍騎三千往赴惡陽領出其不意擊之突利驚走精遂收定襄之地頡利可汗惧退室鐵山遣

使入朝謝罪請奉國內附又命靖往迎之頡雖利外請入朝猶持兩端待草青馬肥將踰沙磧其年太宗遣唐儉安修仁往頡利牙慰撫之靖揣知其意謂則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費二十日糧引兵引白道襲破虜必矣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置討靖曰此兵机也時不可失韓信可以破齊如唐儉等輩何是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侯千余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詔使大悅不虞官兵之卒至靖軍逼其牙十五里虜始覓頡利乃走靖俘斬余万級獲口其余万得可汗歸隨義城公主殺之頡利奔吐谷渾西道行軍張宝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降請使復定襄桓安故地開拓北



境自陰山已北至于大溪太宗初聞突厥國滅謂侍臣曰朕聞生憂臣辱主辱臣死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以突厥朕未必心痛疾首志滅凶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暫率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疑塞恥其雪乎因大赦天下大酺五日

又曰李愬將集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于裴度乃以李佑師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師中軍三千田進城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城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而止至賊境曰張柴園入之而盡殺其衆今軍士少息分食繕霸勒兵甲胄發刃殺弓復建旆而生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懷而不能躍古卒苦寒抱

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輒險夷張柴以東師人未嘗陷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張柴請將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師駐馬哭曰果落枯計中矣愬不所促進使其下皆謂其不必然還以從愬之令無敢身為計有愬道分五百人斷泗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北至縣瓠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鴉鴨池愬今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安然無人一知者李佑李終義持鑽坎城而死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其發其門甌柝者以安之及鷄鳴雪亦止愬以衆人止元濟外完田進城績王乃合衆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尚千余人乘城拒戰初有



告元濟不信又告城陷矣元濟曰是洵曲子弟歸來寒衣耳及出所聞愬号令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乃得至此遂操弓挾矢麾其左右奴僕尽乘城而自督戰愬計元濟猶望董質來救乃訪質家安恤之使其子持書礼召質見子言城已陷及元濟孤窘之状又見李枯輩怒死已立奇功乃慨然以单騎歸愬曰衣叩伏望前愬揖登堦以賓礼與之實時田進城既毀其城外門得甲伏庫易其器甲明日後薄城焚其南門百姓争負薪蒿以委之元濟城上以請罪進城受梯而下之愬得元濟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城镇兵尚二万余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執愬不戮其人其為元濟執事帳下及厨廐之間者使復其職使之不

疑屯軍鞠場以俟裴度也

又曰石雄為刘沔裨將會昌初回体寇天德詔命刘沔無招撫迴体使二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于五原沔以大原之師屯于雲州沔謂雄曰点虜離散不得駢除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观其所為氣陵我輩若廩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乃遣驍健乘其不意徑起虜張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枝晤必弃公主亡氣事苟不能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池陀李国昌三朗落兼契苾柘拔雜虜三十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起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眾寡見毡車從十從者皆依朱碧類華人服飾令課者訊之此



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國家也須謀歸落侯兵合時得動之帳幕雄乃大率其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為大余門逕明城上立旗帳炬火乃于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宜犯烏介牙帳炬之獨大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其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之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

又曰黃巢既陷長安時鄭畋帳下小校竇父者驍敢無敵率夜每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師放火潘諸門斬級而還賊人悚駭

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將攻荆令唐蔑將拒之與荆人

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傍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甚意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使載芻者與見章子曰夜掩荆人所盛守果殺唐蔑也

論語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陰兵至牧也晨舉脂燭推不備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七

兵部四十八

攻圍上

孫子曰夏政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楨輜且器械

三月而後成矩圍又三月而後已

修治也櫓大楯也楨輜車也輜狀其下四輪從

中推之至誠器械圍攻總守名蜚臨攻守而蟻附之則殺士三分之一分而城不拔者攻之災也

將而蟻附之則殺士三分之一分而城不拔者攻之災也

不得攻器而使卒緣城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

上如義緣牆殺士也之城而非攻毀人之國而非久必以全戰爭于天下故兵

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不以敵戰而以全得之意又曰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

可敵攻已守則不足攻財有余



吾所守者力不足也 所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曰其山陵

之善攻者動于天之上 曰天時力利之變 故能自保而全盛也

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必守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

必攻也 謂敵之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敵不知

所攻也 清不 微乎微乎 故能隱于常刑 神乎神乎 故能為敵

司命 進不可禦者冲其虛也 退而不可追也 達而不及可

也 卒佳攻其虛 故我欲戰 雖高壘深溝 不得不與我戰者

攻其所必救之 絕糧道守歸 我不欲戰 盡地而守之 軍不

敵不得欲我戰者 率其所之 率揆也 揆其道示以利害使

敢攻我者以形勢之 長就 能加之于敵也

左傳曰 晉秦吳帥伐鮮虞 圍鼓 鼓伯狄之別種也 巨 鼓人

或請以城叛 穆子弗許 曰 或以吾地 城叛 吾所惡也 人以

城來 吾獨何好焉 使敵殺叛人 而善守 備圍鼓 三月 鼓人

請降 使其民見日 猶已食邑 姑修而城 軍吏曰 獲成而弗

取 何以事君 穆子曰 吾以事君也 獲邑而教民 怠將焉用

邑人 能事其君 我亦能事君 吾卒義不爽 爽好惡不愆 城

可獲而民知義 所 知義 有死命而無二心 不亦可乎 鼓人

若食竭力 盡而取之 克鼓 不戮一人 以鼓子 獻鞮 歸 鼓名

又曰 齊高發帥 伐莒 初莒有婦人 莒子殺其夫 已為釐

婦 及老 托于紀 鄆 莒紡焉 以度而去之 曰紡 繻連所為 度

報 及師至 則投諸外 投外 繩 或獻諸子 占子 占使師 夜繼而

登 緣繩 登者 六十人 繼絕 師鼓 譟城上之人 亦譟 莒共公



惧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亟陵秦軍汎南伏之狐言于鄭

伯曰國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師必退後之辭曰臣之壯

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公曰雖然鄭亡子亦有利

焉許之夜繼而出見秦伯

又曰齊侯曰以此眾惧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尅

又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

也太宮鄭具巷其車吉示將國人大師守陴者皆哭陴者

辟兒也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尅之哀

者告楚方也故獲圍之九十月日曰孤實不天不為大不能事君使君

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諸江南以

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委之亦唯命若惠牽

羊以逆示服為入自黃門至于達路方九軌鄭伯寅祖顧

前好世有使改事居夷于九縣楚滅九國君之惠也孤之

愿也非所敢望也敢而腹心君實屬之

又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魯傾公之嬖人芦蒲就魁門馬

攻龍門也齊侯怒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國語曰晉猷公見翟相之氣歸寢不寐翟相國名言有亡

國有善祥已却叔虎朝公語之遂伐翟相叔虎乘城被羽

先登尅之羽也并其城也

戰國策平原君謂馮忌曰寡人欲出兵攻燕如何對曰不

可夫以秦將伐武安君公孫起乘十勝之威與馬伏子戰



于長平之下大敗趙師自以余兵圍邯鄲之城趙以十敗  
之余收破軍之弊秦罷于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攻  
難而守易也今飛有十克之威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  
一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強秦以兵承趙之弊  
此乃強吳所以亡而強越所以霸也故臣未見燕之所攻  
也平原曰善

又曰樂平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羹樂羊坐于幕下啜之盡一杯文侯曰樂羊以我  
故食其子之寅常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秦攻燕蘇子說秦曰王曰聞王之于民也多听而時  
用之是故事無敗也臣聞懷重宝者不夜行任大功者

輕敵是以賢否任重而行恭智者攻大而辭順故民不惡  
其尊世不妬其業秦乃解兵諸侯休天下安相不攻二十  
九年

史記曰秦末沛公破南陽守騎走保城守死騎魚沛公雖

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宛後從擊強秦在前

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更張旗幟黎民

圍宛城三匝黎末也明之兒頓之圖之事南陽守欲自到

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

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死宛大都之都也連城數

十人庶眾積蓄多利人自為以降必死固皆堅守乘城今

足下尽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後



足下前則失咸陽之後又有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而無有不下者

又曰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又周本紀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獯育戎狄之功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之皆怒欲戰古公曰今戎翟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之之在我與其在彼何冀民欲以我故戰殺我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

漢書李陵傳曰單于急攻凌之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天下如雨

又曰李廣利及郡國惡年少數萬人至二師取善馬故号二師將軍當道小國各堅守不肯給食攻欲城殺傷其眾引而还天子聞之大怒使怒之太閔軍有敢入輒斬之二師恐益發惡少年及邊騎六萬人伐宛之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徒其城攻之三十余日宛責人相與謀遣人到二師軍約漢無攻我之尽出善馬二師許之取善馬中馬以三千疋余

後漢書曰河南賊黨憲招誘五校尉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番音波去憲百余里諸將請

建帝不所知五校乏食當退勅各之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糧尽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月大破之



又曰王卽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鄧禹發奔命得數十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又曰董萌董憲反與蘇茂校音強合兵三万急圍桃城光

武時在蒙聞之乃备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騎二万晨夜馳赴師次在城去桃城六千里且曰諸將請退戰賊亦桃戰帝不听乃休士養銳以拙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固時吳漢等在東都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余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

又曰張步據齊地漢耿弇搃兵討之張步使其大步費邑軍歷下又分守視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中而後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怒惧遂空壁亡去

又曰漢將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共黃中擊賊師趙弘斬之賊余師韓忠復攖宛乞降司馬張超請听之雋曰兵有刑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勸以來耳今海內一同唯黃中造寇約降無以勸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目急攻連戰不尅雋登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故以死戰也万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



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回擊大破之忠等皆降又曰曹公破袁尚拔業進圍壺関今日城拔皆坑之連曰不能下將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路也今許之必死將卒自以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則士卒傷守則曠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慮非良計也曹公從之遂降其城

東觀漢記曰張步都臨淄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西安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臨淄西安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都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声雖大而非凡易攻之告令軍中治政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然

無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且而吾攻臨淄一日夜半食軍皆食會明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即西安孫必復亡矣所謂一牽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万人攻之未可卒不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強勒兵憑城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軍不見是尔弇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果將其眾士

漢袁傳曰郭典字居業為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宝于下曲陽典作圍塹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將引兵屯東典獨與西當賊之冲晝夜進攻宝由是城守不敢出時為之語曰郭居為塹董將不許



幾令狐狸化為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強禦轉機之間敵為窮虜倚之惠君實兒壇土

英雄記曰尚使審配守鄴曹俊軍攻鄴審將馮禮為內應天開突門內操兵三百余人配竟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閉入者皆死戰乃鑿塹圍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者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二丈決漳水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万余人還救操逆擊破之尚逃走藍田復操進擊圍之尚將馬迎俱遣陰夔陳球請降不听走藍田復操進擊圍之尚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出尽取其淄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奔沮配審命士卒曰堅守紀戰操軍疲矣出

州方至何憂無主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猶拒戰城陷生獲配意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嘆息遂斬之

魏志曰袁紹圍太祖于官渡糧乏問計于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足者但顧万全故也必決其机須臾可定太祖曰善乃弃兵出為圍擊紹、軍大潰何北斗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八

兵部四十九

攻圍下

王隱晉書曰祖約為豫州刺史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出  
風兵火俱攻城以繩擊鉄鈎擗挽城樓之柱拔壞又作戲  
鈎襦音斷城登梯得上所挽樓城角北行墻三十步壞約始  
大怖使截洋呼孫叔敖伍子胥卿若使奴得城東持白酒  
寸脯着卿前急令轉風却賊當上肥牛中後風轉下脯賊  
退亦不知風偶自轉為能感動

趙書曰趙王倫孫秀為義師所討日蹙乃為秀謀或欲收  
余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赴已者或欲乘舡東走



入海計未決王與率營兵七百余入自夜掖門入勅宮中  
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于內與自往攻秀、閉中  
書南門與放兵登牆燒屋秀及左右據走出左衛將軍趙  
泉斬秀等以徇

又曰劉裕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鴉青等步騎十萬  
屯河北有數千騎緣何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何南岸率  
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百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遣軍繞  
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旰音率七百  
人及車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為却月陣兩頭抱  
河車置七仗士事理使豎一白眊仍吏功魏  
洎毛帥人見數百人  
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宋武宣命朱超石戒嚴二

千人白眊既舉超石馳往赴之並賫大弩百張一車益二  
萬人說彭排轅上魏人見營車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  
小箭射敵、善射少兵弱四面俱發寅薄攻營于是百弩  
俱發右遣善射者叢箭射之魏眾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  
行別賫大槌并千余張稍乃斷稍長四尺以槌之一稍  
輒洞貫三四人魏眾不能當時一潰奔

宋書曰晉義熙五年六月偽燕主慕容超畝羸老守廣固  
使其廣甯王賀剌芦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  
里有臣夢水起五樓五樓急據之北至為龍符所保五樓  
乃退大軍分四千萬車為二巨方軌徐行車張憶御者執  
稍以騎為遊軍、令嚴肅北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兗州



刺史劉藩荊州刺史劉道隣等陷其陣日向吳賊猶酣帝  
用參軍胡藩策襲尅臨朐賊乃大奔起遁還廣固獲其玉  
璽豹尾輦等送于都景子尅廣固大城起固其小城乃築  
長圍以守之館谷于青土停江淮轉輸

又曰朱循之遂右軍到彥之地自河南迴巡之角戍滑臺  
被魏將安頡攻之圍糧經將士熏鼠食之循之被圍既久  
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  
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役矣魏果以其日尅滑臺囚之  
又曰宗趙為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掘廣陵反越領車馬沈  
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子越受旨行誅躬  
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楚或有鞭其面者有所得殺凡數千

人改封始安縣子

三国典畧曰侯景收其余衆步騎八百南過小城人登  
埤詬之曰跛脚怒景怒攻城拔之殺詬者而去

又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州高岳父圍不解陳元康言于齊  
王澄曰公自巨輔朝正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隸  
城將陷愿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王從之于是親至  
潁川益發其衆號曰決命夫更起土出王坐于堰上趙道  
德言于王曰箭頭有鉄不避大王引王帶而下箭集于王  
坐之所

梁書曰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郢州攻未拔蕭穎胄在  
江陵遣尉席闡文勞軍曰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軍因



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若莫此請救于魏與北  
連和猶為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空引梁糧  
運資儲听此氣息兵若進魯山必阻河路所謂搯喉若糧  
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離久刘元起近欲以三千徑定尋  
陽彼若懽然悟机一節生亦脫足拒我師固非三千能下  
西陽武昌取使耳得便應鎮守兩城不減万人糧儲稱足  
卒無所出脫東君有上者万人攻一城兩城勢不相稱若  
有分軍應拔首拔首尾俱弱如有不違孤城必陷一城既  
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是去矣若郢城既拔席卷  
沿流西陽武陽自然風靡何处分兵散眾自其憂且丈夫  
動言靜天步况擁七州之兵以誅郢堅縣河注水奚有不

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來必能信徒貽我醜声此  
之不計何謂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戍無不風靡遂剋建  
業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于廣固  
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  
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須強緩虜之患腹背者急須攻  
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強彼弱外無寇緩力足制之者當羈  
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余五攻此之謂也龕息結賊黨眾  
未离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有  
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出眾當持久矣取目  
乃築室返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



又曰燕將李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覓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于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必士卒攝魄敗亡之驗也殿前下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固為長久之策今賊行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見卒圍令圍之窮程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彙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奔悉降其衆後魏書曰齊神武起義兵于河北被尔朱兆天光度律仲遠

等四將同會鄴南云馬精強號二十萬圍于鄴南韓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不滿三千兆等及圍不合神武連擊牛駟自塞之于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又曰燕鳳子、章代人也少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以禮迎之鳳不應聘命諸軍圍代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惧送鳳昭城與語大悅待以賓禮

北史曰魏將王思政守潁州郡城東魏師十方攻之尽備攻擊之術以潁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齊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遂辱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射朝恩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勁先是齊人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



仲賢若不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謂訓  
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  
城人今高襄既有此語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  
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  
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無屈撓之容文襄以其  
忠于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  
之日存者終三千人遂無叛者

後周書曰武帝建德五年東代齊六軍攻晉州城帝屯于  
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是夜虹見于晉城  
上首向南尾入紫宮長十余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  
督戰城下惶窘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午齊普

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地面夜密遣送欽上開府王軌率眾  
應之未明登城鼓譟齊眾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俘甲士  
八十人送閔中

隋書曰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沈光預  
焉同類數万人皆出其下光先詣行所賓客送至灞上者  
百余人光將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當死于  
高麗不復于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冲梯擊城竿  
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余賊竟  
擊之而墜未及于地適遇竿上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  
見壯異之馳召與諸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宝刀良馬  
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又曰陳稜三年拜賀武賁即將後三歲與朝儀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万余人自義安沉海擊流求國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見舡艦以為商旅往請軍中貨易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夔遣兵拒戰鎮周平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斯老模其日霧雨晦暝將士皆惧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起其都邑渴刺夔率眾数千送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剛渴刺兜皆柵而陣稜尽銳擊之從辰至未若聞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山稜遂填墓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捷虜男女数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武大夫武賁如故

唐書曰武德初宇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之秘書丞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莘人為其固守若至莘即宜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惧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須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之用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具不下如不能尅莘而遠化及空亦無功則化及非旬月可獲莘人阻我糧運士及為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而退敗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澗王孝公討輔公柘音石賊一軍舟師三万頓于當塗柵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六軍三万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諸將皆云二軍並是強兵為不戰之計城柵既固率不可攻請直指



丹陽掩其巢穴若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攻祐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祐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畱停停旬日進則石頭未可平退則歸路已絕此便腹背受敵恐非万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北戰余賊必不戰于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水戰俱若戰破之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余衆雖多不敢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又曰高祖率衆攻屈突通于河東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余人高祖在東原望之而不見會暴雨至鳴角止軍由是不尅或勸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習兵而無勇若決戰非

其所長嬰城難以必勝此自守虜耳不足為虞遂收軍營于河渚

又曰薛方均圍梁師都厥不敢來援諸將見賊城險之固皆有憚色方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見敗亡之侯平在旦夕諸軍勿以為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又曰天宝末祿山反尚冲走義兵討祿山以王裒曜為牙旗將下兗鄆諸縣軍威稍振兼衙前總管復下曹州初逆將邢超然乘城號令裒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攝遂下

又曰馬燧自京還太原初田銳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示誠疑遂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青



恒州通謀自將兵五萬圍邢州攻臨洺築重城內絕其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伍皆堅守不拔昭義軍數告急乃詔燧將救臨洺燧軍出崞口兵未過險乃遣人持書喻說且示之好悅未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使至漸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鉉之悅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先將兵万余于臨洺南雙崗下東西列二柵以禦燧乃率李抱貞李晟進軍營于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謂將吏曰朝見守堅柵不下万人彼令悅等盡銳攻之此數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必破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先燧率軍

攻朝先田悅將万余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兵合神策軍據崗雙禦之今日令悅得過斬尔燧令推火車以焚其柵自晨至暮急擊大破之拔其柵斬朝先及大將彥子昌斬首至千余級生虜八百余人居五日進軍徑戰燧自將銳兵扼其冲口凡百余合士皆決死悅兵大敗斬首万余生虜九百人得谷三十万斛器甲稱是悅收兵夜邢州

五代周史曰慕容彥超漢祖即位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杜重威叛于鄴下以鄆州節度使高行周為行營都部署彥超為副兵至城下二帥不協杜重威之子婦即行周之息女也周用兵持重彥超率措輕躁彥超欲之速放攻



城行周以為未可彥超乃揚言稱行周以愛女之故惜賊而不攻行周忿之漢祖聞其事惧有他變以是親征及事駕至鄴彥超數目事凌迫行周不勝其憾嘗一日至于行宮幙次雨泣告于執政又自掬糞茹于口中声氣其厲聞于御座漢祖深知彥超之曲遣近臣和鮮行周亦召彥超于帳中責之兼令首過于行周行周稍解時彥超獨排群議累請攻城漢祖信之乃親督諸軍四面齊進損傷者万余人死者千余人眾議無不歸罪于彥超自是不復敢言攻城矣

說苑曰田單為齊上將兵師十余万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

城十里之廓復齊之國何謂攻翟不能下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齊之童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枉顧故翟不能下累于吾兵于是田單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即墨之時坐則織簣立則杖箠為士卒唱曰廟恐宗亡矣有將死之心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瀋上之宝黄金橫帶馳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單明日結髮袒于矢石之間乃引桴而鼓之翟人下之

淮南子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人入齊

中牟自入臣于齊也

已葬五

日襄子起兵攻之園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齊子擊金而退之

軍法鼓以進退之

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



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嚮曰君子不乘人于  
利不迫人于險使之治城以成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  
請降

古司馬兵法曰眾以合寡為追眾而闕合有交兵眾者以寡合對追逐也圍

也以其擊寡逐而圍之敵若寡若畏眾敵眾以寡則依利道而受圍以堅眾

心分兵四向而受敵則眾以死敵若寡若畏則譬之開之

為生故能冲逐四出以克勝也敵若寡若畏則譬之開之

敵衣少弱恐懼者則聞去道無令為旁寇必死戰也

朝子曰世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進攻

順者亡清濟濁何足以為限長城巨坊足以為塞

管子曰善攻者料眾以攻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

攻眾以存不攻以食攻食以存不攻以備攻備以存不攻

列子曰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壯

者皆乘城而戰者大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兵部五十

拒手上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先語之而堂廣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士

練習故敵不得勝

以待敵之可勝

以此守備之故待敵之閑則可勝也

不可勝在已

言守備之固制敵則外也

可勝在敵

守備之固自修理以俟敵之虛敵已見閑陋之形然後可勝也

故

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不可勝止

若敵曉練兵事策于道合

梁為已備者亦不可強勝

故曰勝可知

刑也而成而不可為也

料見刑者則

勝富可知若敵密而無刑亦不可強使為敗

故勝者守也

刑歲也若未見其刑使眾我寡則自守也

不勝者攻也

刑敵攻已乃可以見其故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善守備者務固山川之阻立陵之不



又曰城有所不攻固而多重

易曰城有禦寇不利寇

左傳曰晉侯伐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黑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晉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折之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卿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歸之子家以告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又而聞是弗能久矣不能敵齊師夜遁又曰陪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後漢書曰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晉赴險倉嵩不听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備決速救則成全不救則城滅之勢在于此也嵩不然百

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去之人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守不足我攻有余有余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天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陷已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損之地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攻將何救焉遂不听王國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又曰來翽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畧陽遵道病还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余人伐山開道從番須迴中番須迴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

帝元封四年幸雍通迴中道前書音徑至略陽也斬囂義曰迴中在河今龍州河元縣也



守將金梁因其係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

東觀漢記曰上

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乃悉兵數

以畧陽囂所以阻心腹以壞制則其反休也

萬人圍畧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歛與將士固死堅守矢

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及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

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眾走潰圍解于是置酒

高會勞賜歛班坐絕庶在諸將之右賜歛妻謙千足詔使

畱也長安姜監護諸將

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諸與自歸禹聞宗素

多權謀仍表與偏將軍禹軍到徇邑赤邑大眾且至禹以

徇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眾人多畏賊追憚為後

拒禹乃書諸將名其竹簡署其前後亂着笥中令各探之

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

記曰圓曰篲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

辭難就逸乎禹嘆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

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人雍

兵數千以承大勢何遽其必敗乎遂畱為後拒諸營既引

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堅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

將軍之眾當百万之師猶以以小雪拔沸湯雖欲戮力其

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还迎宗引兵始發而赤眉

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于是諸將服其勇

又曰隗囂大將王捷別在戎兵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  
守者皆必死無二心愿諸軍亟罷亟紀請自殺以明之遂  
自刎勁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刘延政天井関與田邑連戰千余  
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

東觀漢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惜

將兵繫邑惜悉得邑母弟妻子

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壁馬即

拜為上黨太守

晋書曰陶侃使桓宣李陽平襄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  
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或儀或  
載耜來于輶軒或親芸獲于墉畝十余年間石季龍再遣  
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祖于逖周訪  
又曰吳彥為吳建平太守時濬將伐吳造舡于蜀彥覓之  
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鉄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  
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

不能尅退舍礼之

梁書曰侯景反兵逼建業衆皆兇惧梁將羊侃為守成都  
侃為称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路衆乃少安  
賊為尖頭木駙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鉄鏃  
以油灌之擲駙之上燒之俄尽賊又東西四面起土山以  
臨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  
登城樓車高十余丈欲臨射城内侃曰車高塹虛彼未必  
倒可卧而勸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皆衆馬賊類攻不  
捷會侃病死城方陷

又曰蔡道恭為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  
人食終半歲魏軍攻之昼夜不息乃作大軍載土四面俱



前欲以填塹刺史蔡道恭塹內作蒙腫釣艦以待之魏人  
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犍塞之相持百  
余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冲攻圍日急道恭用  
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同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  
望弓皆靡又于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  
丑使壯去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

陳書曰宜廣侯慧紀鎮荊州隨師奔江慧紀率將士三萬  
人舡艦下余秉沿江而下欲赴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蘭將  
丘據巫峽以五條鉄鎖橫江肅竭私財以充軍前隋將楊  
素奮兵擊之四十余戰爭馬鞍山及磨刀間守險隋軍死  
者五千人陳人尽取其鼻以求功賞而隋軍復建獲陳之

士三縱之肅乃道

後周書曰李旻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詔旻哲率金上  
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夏梁主蕭暕  
告急于襄州衛公置令旻哲往救焉旻哲率其所部守陵  
外城兵陳將程又李交戰兵稍却旻哲乃親自陷陣手殺  
數人會江陵總管陞騰出兵助之陳人又曰水况長壞龍  
州寧朔堤引水灌城中驚擾旻哲乃先塞水又募驍勇  
出擊之頗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人郭內焚燒人家旻  
哲自率驍騎出南門又令步卒自此門出兩軍合勢首尾  
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夜是陳人又竊于城西堞以  
梯登者已數百人旻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賤俄而大



風暮起迂哲乘昔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于西堤陳言乃道

又曰太祖以王羆為荊州刺史進号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万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鈇券云城全當投本州刺史城中糧尽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擇甲冑大呼曰荊州城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尔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弥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城縣公尋迁車騎大將軍

又曰王羆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冲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令曰老羆當道驩子安得過太祖聞而社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欲死者未齊神武遂不敢攻

又曰王思攻守潁川兼河南諸事軍東魏太守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州豐生等率其十方未穎攻川城内外鼓偃旗若無人者岳寺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操而上思恭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岳攻不能當引軍乱進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还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脩多營壘又随地勢高处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軍昼夜尽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鑽切子等因迅風便收之土山又有火箭射之



燒其攻具仍募勇士追而出戰岳衆排靡其守土山人亦  
奔山而走思政即命掘其兩土山置所煤以助防守岳等  
于是奔氣敗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放建有水以灌城  
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  
劉豐生又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舡以望成內令善射者  
府射中城而大風暴起舡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鈞牽  
舡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向土山矢而斃生  
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于畧漏誠而殺卿無益  
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  
埋瘞

又曰將賀若敦率步騎六千渡江取陳相川將陳侯瑱詩

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  
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以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官  
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佯  
有所訪問令于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  
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又增修營壘造庖舍示以持  
久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趣  
舡中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舡不上後復兵于  
江岸遣人乘畏舡馬以招舡軍詐稱降附瑱遣兵迎撓竟  
乘牽馬既畏舡不上敦發復掩之盡殪又相之人乘牽  
舡載米粟仍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為士人裝舡伏  
甲士于中瑱兵見之謂餉舡至逆乘爭之敦甲士出而擒



之此後實有饋餉乃亡命頓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余瑱不能制

北史曰西魏將常孝寬守玉盤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于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出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高楼不得入遂于城南鑿地道又于城北起北土山具作具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乃置戰士屯于塹上城外起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便藉吹之火氣一冲咸即灼爛城外又作攻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敢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

張說之希既懸于空中而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鉄餉利其鋒刃火竿亦未以餉遥路之松麻俱落城外文于城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中其各施梁柱作說以油灌柱放之火燒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随壞處堅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尽其攻擊之術孝咸寬拒破之竟以全隋書王梁士彥迁熊州刺史從後武帝拔晋州進位柱国除使持節晋降二州諸軍事晋州刺史及帝还後齊後王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声援眾皆震惧士彥慷慨自若賊尽銳攻之樓櫓皆尽城雉所存城尋圯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尔



先于是勇烈奔奮呼聲動地無一不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  
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圍營  
于城東十余里士彥持帝鬚而泣曰臣机不見陛下亦帝  
為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而諫曰  
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衆必齊而從之  
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謂平齊之其若不同  
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支

又曰郭榮于文護擢中外府曹水叅軍時齊寇屢侵護今  
榮于汾州覘賊形勢時分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  
二城孤過迥勢不相救請于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  
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分州二城唯榮所

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于上  
流從火茂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功以授  
大都督護又曰刘弘字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乱  
以兵攻州弘城中守百余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  
半糧尽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角腰帶及剥樹皮而  
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弥厲賊悉衆  
來攻城陷為所害上聞而喜嘆者久之賜物二千疋

又曰孝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乱并州景發兵拒之  
諒遣刘高襲景戰于東城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  
士擊之斬獲畧尽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蔡率勁勇三万  
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冲擊崩毀相



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閉屢挫賊降司馬馮孝慈司  
法叅軍呂玉並驍勇喜戰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昼上拒  
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成于此三人無所闕預唯  
在閣持金時出撫自而已月余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  
援合擊大破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

兵部五十一

拒守下

危急

拒守下

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勣常令頃作文檄  
高麗其語有機高麗不知守鴨祿之險莫離文報云謹聞  
命矣遂招兵固守鴨祿之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  
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回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  
收入器械安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于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



賊于陣前嫚罵光弼並戲弄成上人光弼使人川道以木  
撐之賊明日還于口處立將戲之地道透遂把賊脚曳入  
地道中光弼得而對衆戮之城中大喜思明知事不集遂  
退歸河北

又曰薛愿為潁州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  
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未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  
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至正德元年  
正月至十一月賊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  
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下至賊將阿使郝承慶悉以銳  
卒併攻為木駝木鳩雲梯冲柵四面雲合鼓噪如雷矢石  
如雨力攻十余人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而愿

堅俱被執送于東都將反解之或說山日薛愿龐堅義士  
也人各為其主屠之不祥乃擊于洛水之濱厲苦寒一夕  
凍死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皆血流  
面齒牙皆碎城陷將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  
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愿為鬼與賊為厲  
以答国恩及城陷尸子奇見巡問之曰聞母每督戰皆裂  
齒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曰以此日欲得殺逆  
賊遂至于此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巡  
因大詬罵子奇責以逆悖慎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  
此人必不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固害之



又曰史朝劉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  
刺史李岑計蹙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制勝且江淮  
足兵此廩中有數千翅可屑以食眾計援兵不二十日當  
至東南敵眾以為危昌遂遠鎧持盾登之東逆順以告諭  
賊之眾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膏  
潰光弼問其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中州克其羅城乃  
進圍逼其中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  
分出其眾道古之眾驚亂為虜殺

又曰王凝為宣州黃巢自領表北歸大掠淮安攻圍和州  
凝令牙將樊儔舟師樛採石以援之儔違令凝即斬之以

徇命將別烏頴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眾攻宣  
大將王洵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而未宜持重待之彼眾  
我寡万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洵銳意請行凝即閱集丁壯  
分守要害登碑說備洵果戰死賊乘賊勝而未則守有備  
矣賊為梯冲之且急攻數月禦備力殫民吏請曰賊之兇  
勢不可當愿自書歸疑退之惧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  
族于豈独全哲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之退去時乾符  
五年也

又曰王栖曜為常州別駕將江左兵荒詔內常侍馬日新  
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親貪暴賊蕭延蘭乘人怨訴逐之  
而劫其眾時栖曜遊奔遠郊遂為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



目而懈息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又曰張任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任度功力不能出戰嚴說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俱儲漸乏救兵未至任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于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卒苦守戰任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為賞独有此女幸未嫁人愿出賣之為將士一日費衆皆大哭曰誓與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悅放城下大敗之任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攻迂四州刺史三国典畧曰周独孤永業恐潞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故馳入金墉助守尉遲迥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永業選其

三百人為爪牙每先鋒死戰迥不能尅

又曰臺城未陷侯景又充大司馬門後閣舍人高善宝以私金千兩賞其將士直閣將軍宗士領將士數人瑜城出外洒水久之火滅景又遣將長柯斧入門下砍門將開年促鑿羽為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班令不開城門外碑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設空不設驚備中夜班急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城班自臨戰陳人先聞其旨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孤縱鎬怪之遂時退穆提婆憾之不己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班軍守百日城竟全保



北史曰梁將吳明徹攻園海西齊將卽基固守乃至削木為箭翦紙為羽圓餅還朝僕射揚暗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黑之師何以相過

墨子曰禽獲滑狸問曰雲梯施攻備矣具武力又多爭上吾城為之柰何墨子曰多不矢石灰以雨薪火水湯以濟之若城外穿城地未功者宜城中掘于井以尊甃內井中使听聰者伏甃听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

呂氏春秋曰公輸為高第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臣以宋必不可得公輸敝天下之攻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

子曰請公輸敝試攻之臣請試守之于是公輸敝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敝九攻之墨子九却之火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曰能以術禦之荆而存乎宋矣博物志曰処士東里堯責禹乱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盖禹始也

賈誼過春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必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命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冲而聞諸侯

又曰然後踐華為城固河為池揆意文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処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柰何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勵義勇奮不



故命全守城死自冬徂秋猶轉戰 窮極權醜虜

危急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于襄陽決水以灌之城中菜處懸釜而炊易子食折骨炊

史記曰楚莊王圍宋五月十斛宋中食盡易子而食折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

又曰齊田單攻聊城歲余不下魯連乃為書絀之矢射城中遣燕將書曰今公以備聊人之矩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心是孫臏之兵也

又曰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余引汾水灌其城不沒三者板城中懸金而炊易子而食

漢記曰段穎破羗胡明年羗復寇張掖穎下馬大戰弓力折盡虜亦引退追之晝夜攻擊割肉食雪四十余日

漢書車師王與匈奴共攻耿恭于疏勒中恭食盡乃煮鎧弩食其筋革

又曰臧洪為東郡太守為袁紹所圍初尚掘鼠煮觶角後無所食取草實而食者

魏志曰太祖圍張超于雍丘超言臧于洪當未救善眾人以為袁曹方穆洪為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洪聞之果徒跣號泣勒所鎮又從紹請兵馬救超紹不許遂為太祖所成洪由是怨紹 兵圍之歷年不下紹忿洪無降意增兵急攻洪自度不得免呼吏士謂曰袁士無道所畜不軌



且不救洪郡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耳可將妻子去吏士皆垂泣掘鼠煮筋角後無所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洪使作薄粥衆分啜之殺其愛妾以食士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裔叛城陷紹生執洪徐廣晉紀曰霍彪為賊費墨所隔積日殺馬燒破之鎧食之

又曰韓晃蘇碩等攻苑城中飢米一斛萬錢

晉書劉崑赴井州上表曰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得存二携老扶弱不絕于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日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万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酒者得告糴

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徃反沒喪多嬰守旁城不得薪菜耕牛既尽又乏田器以臣之愚矩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

晉中書曰中宗初鎮江左假郗鑿龍襄將軍兗州刺史徐龕石勒左右交侵鑿收合荒散保固一山隨宜抗對百姓飢饉掘野鼠蟄鷺而食之

三十六國春秋曰蜀主李雄攻譙登于涪城無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燠鼠食之一無叛者

宋書曰脩朱之右府滑臺乃為素虜所執上嘉其節

肅子昱齊書曰魏遣魏郡王元英圍南鄭退入斜谷天火雨軍馬滄截竹坎未于馬上持炬炊而食之



隋書曰李密聞行人閑被囚以京兆與仲伯亡抵平原賊師郝孝德不堪禮之備遭飢饉至削樹皮食之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



